

清

史

稿

清史稿

列傳九十一

張照

甘汝來

陳惠華

王安國

劉吳龍

張惠華

秦蕙田

彭啓豐

夢麟

張照字得天江南婁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南書房行走雍正初累遷侍講學士聖祖訓士民二十四條世宗爲之註題曰聖諭廣訓照疏請下學官令學童誦習復三遷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疏請更定律例數事大學士鄂爾泰初爲雲貴總督定亂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復叛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討之不以時定上責鄂爾泰措置不當照素忤鄂爾泰因請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爲撫定苗疆大臣照至貴州議畫施秉以上爲上游用雲南貴州兵專屬元生以下爲下游用湖廣廣東兵專屬芳令諸軍互易地就所畫元生芳遂議村落道路皆別上下界文移辨難

照致書元生等令劾鄂爾泰會高宗卽位召照還以湖廣總督張廣泗往代上怒照挾私誤軍興廣泗復劾照謬妄元生等並發照致書令劾鄂爾泰事遂奪職逮下獄乾隆元年廷議當斬上特命免死釋出獄令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二年起內閣學士南書房行走五年復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頒行諸行省期以一年舊輕新重者待新書至日遵行不必駁改舊重新輕者刑部卽引新書更正庶一年內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會樂章句讀不協節奏虛壇廟樂章亦復如是命莊親王允祿及照遵聖祖所定律呂正義考察原委尋合疏言律呂正義編摩未備請續纂後編壇廟朝會樂章考定官商字譜備載於篇使律呂克諾等考易曉民間俗樂亦宜一體釐正下部議行七年疏請矜恤軍流罪人妻孥罪人發各邊鎮給旗丁爲奴其在籍子孫到配所省視旗丁不得並沒爲奴尋擢刑部尙書兼領樂部民間貸錢徵息子母互相權謂之印子錢雍正間八旗佐領等有以印子錢賸所部旗丁者世宗諭禁革都統李禧因請貸錢者得自陳免其債並治貸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錢

宜禁如止重利放債依違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讓宜罷不用從之九年十二月父彙卒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喪上勉令節哀母致毀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謚文敏照敏於學富文藻尤工書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爲鄂爾泰所惡不欲深罪照滋門戶恩怨重惜照才復顯用及照卒見照獄中所題白雲亭詩意怨望又指照集憤嫉語諭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後數年一統志奏進錄國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復命補入謂照雖不醇而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爲海內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風流不當泯沒也

甘汝來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以敎習授知縣補直隸淶水知縣淶水旗丁與民雜居汝來至請罷雜派以火耗補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來請以柳梃約束三等侍衛畢里克調鷹至淶水居民家僕捶民幾斃訴於汝來畢里克率其僕鬪於縣庭汝來逮畢里克械其僕於獄事聞下刑部議奪汝來職畢里克罰俸聖祖命奪畢里克職汝來無罪汝來自是負循吏名移知新安縣鑿白楊淀隄溉田數千頃又移知雄縣懲姦吏復

請罷雜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廣西太平府知府三遷至廣西巡撫五年遷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汝來爲按察使時李紱爲巡撫奉議州土司羅文剛糾衆  
阻塘汎吏請兵捕治紱與汝來持不許事聞世宗命紱汝來如廣西捕文剛廣  
西巡撫韓良輔如雲南與總督鄂爾泰計事上令汝來署巡撫泗城府土司岑  
映宸所部民相仇汝來與鄂爾泰良輔紱設謀繫映宸隸其土流官汝來請於  
鎮安土府置學官上以非苗疆急務責其沽名又以汝來謝恩疏言曲賜寬容  
上詰之曰人君持國法當行直道曲則不直汝來語何意召還京六年良輔獲  
文剛汝來坐疎縱奪職在咸安宮官學行走山東巡撫費金吾議濬濟甯嘉祥  
沛縣等處水道命汝來効力九年起直隸霸昌道丁母憂令在任守制再遷禮  
部侍郎高宗卽位議行三年喪諭於諸大臣汝來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皇  
上法堯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禮立萬年彝倫之極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  
若有所妨汝來曰墨縗視事越縗以祭禮固言之夫何疑乃考載籍上儀制援  
古證今具有條理遷兵部尙書疏言廣東海濱微露灘形民間謂之水坦漸生

青草謂之草坦徐成耕壤謂之沙坦坦初見沿海民報圍築者當先令立標定四至母於圍築後爭控民有田十頃以上母許圍築以杜豪占卽貧民圍築限五頃其出工本牛種助他人圍築量取租息者聽陸地開墾例六年升科海田浮胞當寬至十年潮大至坦沒蠲一歲糧園毀則免升科原額疏入敕廣東督撫議行復疏言海濱居民單桅船採捕魚蝦例不輸稅近聞各海關監督與雙桅船同令領牌納鈔又閩廣間貧民有置多取魚者有就埠育鴨者吏或按芻按埠私徵稅請通行嚴禁從之乾隆三年調吏部尙書仍兼領兵部加太子少保四年七月汝來方詣解治事疾作遂卒大學士訥親領吏部與共治事親送其喪還第至門訥親先入嫗縫衣於庭訥親謂曰傳語夫人尙書暴薨於解矣嫗愕曰汝誰也訥親具以告嫗汪然而泣始知卽汝來妻也訥親因問有餘貲否嫗曰有持囊出所餘俸金訥親爲感泣奏上上獎其寒素賜銀千兩命吏經紀其喪謚莊恪嘉慶間汝來曾孫紹烈應順天鄉試以懷挾得罪仁宗猶念汝來居官持正宥紹烈命仍得原名應試

陳惠華字雲倬直隸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再遷侍讀學士提督廣東肇高學政旋調廣韶學政遭母喪歸未終制召充一統志館副總裁官遷詹事上書房行走再遷刑部侍郎四年遷戶部尙書七年調兵部尙書八年以弟惠正爲陝西按察使讞獄用酷刑爲巡撫塞楞額所劾惠正具密摺擬揚部科爲書告惠華惠華沮之未奏聞上以惠華既知惠正事非是當奏聞乃爲隱匿非大臣體且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風天下然君臣之倫實在兄弟之上下部議奪職命左遷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議處江西總兵高琦武備廢弛違例邀譽奪職十四年起爲左副都御史上書房行走以督諸皇子課怠屢詰責奪俸二十二年遷工部侍郎二十三年遷禮部尙書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萬壽詔繪九老圖以惠華入致仕九老中十四年卒年八十三惠華性篤儉縕袍蔬食蕭然如寒素立身循禮法而不自居道學嘗謂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以立德名則必有迂怪不情之舉而實行荒求以立言名則必有異同勝負之論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則必務見

所長紛更舊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實行無所裨方爲尙書時京師富民偷民  
狗死諸大臣皆往弔上聞察未往者恆華與焉

王安國字春圃江南高郵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再遷侍講提督  
廣東肇高學政復再遷左僉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請禁官吏居喪詣省會謁大  
吏下部議行復三遷左都御史五年兩江總督馬爾泰論廣東巡撫王簪徇縱  
命安國往按卽命以左都御史領廣東巡撫安國曰吾奉命勘事而卽得其位  
古所譏蹊田奪牛者非歟疏力辭上不許廣東俗奢靡安國事事整肅倉有餘  
粟故事自總督以下皆有分安國獨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遷兵部尙書尋  
遭父喪廣州將軍策楞疏言安國孤介廉潔歸葬無資與護理巡撫託庸等具  
賄歸之報聞十年召爲兵部尙書調禮部安國疏乞終喪居廬營葬服闋乃入  
朝十四年六月安國入對言諸行省方科試諸學臣尙有未除積弊上令具疏  
陳安國疏言上科鄉試後頗聞諸學臣因錄科例嚴轉開僥倖或於省會書院  
博督撫之歡或於所屬義學徇州縣之請或市恩於朝臣故舊或縱容子弟家

人乘機作弊致取錄不甚公明上召安國詢所論諸學臣姓名安國舉尹會一陳其凝孫人龍鄧釗等上以會一釗已物故其凝人龍皆坐事黜因責安國贖徇手詔詰難二十年遷吏部尙書二十一年疏乞假爲父改葬上以來年當南巡諭俟期扈行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二年春卒賜白金五百治喪諡文肅安國初登第謁大學士朱軾軾戒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安國誦其語終身至顯仕衣食器用不改於舊深研經籍子念孫孫引之承其緒成一家之學語在儒林傳

劉吳龍字紹聞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進士授庶吉士二年以朱軾薦改吏部主事六遷至光祿寺少卿嘗視讞牘有以欲列行舟定罪者吳龍曰欲列二字豈可置人於死論釋之十一年出爲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內遷光祿寺卿命管理北路軍需乾隆元年召還疏言北路軍需有輸送科布多截留察漢慶爾諸處應就車駝戶追繳腳價尙有逋負請量予豁除上從其議三遷左都御史疏言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冊考覈有所追捕官畀差

票詣有司呈驗步軍統領鞠囚族人會本旗都統民人會順天府尹巡城御史  
互相覺察疏入議行又疏言諸行省州縣董理訟獄其有舛誤小民無所申訴  
宜令督撫遣監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隱旋劾罷浙江巡撫盧焯論如律遷刑部  
尙書七年卒賜白金五百治喪謚清慤吳龍簡重不苟言笑爲政慎密持重得  
大體督學直隸江蘇士循其教乾隆初楊汝穀張泰開與吳龍先後爲左都御  
史皆以篤謹被上眷楊汝穀字令貽江南懷甯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浙江  
浦江縣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三遷監察御史河南南陽鎮標兵以知府沈淵  
禁博叔淵圍諸教場三日汝穀論劾上遣尙書張廷樞等往按讞總兵高成誅  
標兵之首事者別疏言選人待闈輒言出爲人後或值遠缺報治喪冀更選請  
飭選人具三代已選復稱出爲人後報治喪以不孝論下部議行六遷兵部侍  
郎兼署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隸被水災請運關東米十萬石至天津留南漕十  
萬石存河間保定適中地分貯備曠下部議行高宗卽位調戶部侍郎疏言河  
南榮澤地濱黃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勢南侵縣地多傾陷民困虛糧流亡遠徙

上命河南巡撫察議刪賦額尋遷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給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謚勤恪張泰開字履安江南金匱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命上書房行走旋自編修五遷禮部侍郎十九年國子監學錄缺員泰開舉同部侍郎鄒一桂子志伊上責其贍徇部議奪職予編修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年內閣學士胡中藻爲詩謗朝政坐誅泰開爲詩序授刻部議奪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書房行走尋復授編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遷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禮部尙書三十二年復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獎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賦詩餞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秦蕙田字樹峯江南金匱人祖松齡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左春坊左諭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禮部給事中與貝子允禟善爲其府總管允禟得罪逮下獄蕙田往來省視世宗貸道然死而獄未解乾隆元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南書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銀未完繫獄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間侵染暑溼瘡病時作奄奄

一息幾至斃斃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官禁近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慚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獄一線可原概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匱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終老廟下臣願奪職効奔走以贖父罪高宗命宥道然並免所追銀慈田累遷禮部侍郎丁本生父憂服將闋命仍起禮部侍郎二十二年遷工部尙書署刑部尙書二十三年調刑部尙書仍兼領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請諸行省流亡遞籍編甲收管上諭曰慈田所奏甚是爲清獄訟弭盜賊之良法但此輩輒轉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傳送令原籍保甲監察事理繁瑣不若就所在地察禁當令有司遇流亡强悍不法卽時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請上命南還謁醫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諡文恭明年上南巡幸無錫賦詩猶及慈田慈田通經能文章尤精於三禮撰五禮通考首探經史次及諸家傳說儒先所未能決者疏通證明使後儒有所折衷以樂律附吉禮以天文曆法方輿疆理附嘉禮博大闔遠條貫賅備又好治易及音

韻律呂算數之學皆有著述子泰鈞乾隆十九年進士翰林院編修

彭啓豐字翰文江南長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講啓豐雍正五年會試第一殿試置一甲第三世宗親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書房行走三遷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再遷左僉都御史疏言臣驛路經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賑卹知州許朝棟任甲長胥吏索費饑民戶籍登記不以實鳳陽知府梅毓健不親詣察覈下兩江總督那蘇圖嚴察七年遷通政使督浙江學政三遷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爲田餘杭南湖發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撫朱軾濬治今已沙淤其他會稽餘姚慈谿等湖皆僅存其名請敕次第開濬江南漕米每石收錢五十四半給運丁半歸州縣爲公使錢杭嘉湖運丁有漕載而州縣無漕費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請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錢二十四爲州縣修倉舖墊費而禁其浮收浙江額設均平夫銀供差徭差簡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賠墊本省官吏來往任意多索請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簡定人夫名額俾爲成例浙江省責

嚴太平地多斥鹵民家稍有餘鹽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爲私鹽其或以數家數人之鹽合併誣報請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議行尋以夏去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調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養母允之二十六年復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爾圖諸尙書侍郎皆列一等啓豐獨列二等上責其示異市名旋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遷兵部尙書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爲侍郎入對諭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而斥啓豐不稱尙書侍郎期成額以是計奕昂上詰啓豐啓豐力言無之詢侍郎鍾音鍾音對如期成額啓豐語乃塞上爲罷奕昂因謂啓豐學問尙優治事非所長今乃巽懦模稜奏對不以實失大臣體卽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東巡迎駕予尙書銜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子紹升語在文苑傳孫希濂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遷福建按察使曾孫蘊章自有傳

夢麟字文子西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尙書憲德子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十五年遷侍講學士再遷祭酒提督河南學政十六年授內閣學士十

七年湖北羅田民據天堂寨謀亂夢麟以河南商城羅田驅往捕治上嘉之疏  
言商城界江楚峻嶺深巖易藏奸宄請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撫議移駐守備增  
兵百十八年署戶部侍郎充江南鄉試考官卽命提督江蘇學政二十年授工  
部侍郎代還調署兵部兼蒙古鑲白旗副都統二十一年命在軍機處學習行  
走大臣在軍機處資望少淺者曰學習行走自夢麟始是歲河決孫家集二十  
二年河道總督白鍾山奏請開荆山橋河命夢麟馳勘趣卽興工工竟議叙上  
南巡閱河以六塘河以下積潦桃源宿遷清河諸縣卑成浸令夢麟勘治尋奏  
六塘河上承駱馬湖至清河分兩派由武隣義澤等河匯潮河入海長三百餘  
里中間淤淺數十處已令速疏濬南北兩堰並去年水壞宿遷堰工及諸缺口  
俱加修築諸縣積水開溝十五設涌洞五建閘四俾得宣洩工旣竟又奏荆山  
橋河道經銅沛邳睢四州縣分設四汛黃水自丁家樓匯入蘇家閘荆山橋正  
當其衝應令堵築微山湖至荆山橋河下游王母山糸長灣曲每歲霜降後應  
令疏濬居民就灣築堰壩捕魚渡口疊石爲步皆阻河道應令嚴禁上命如所

議行山東巡撫鶴年奏金鄉魚臺濟寧諸州縣水患命侍郎裘曰修築夢驛  
往相度合疏言諸縣久爲微山湖水所浸當籌分洩之路韓莊閩南伊家河至  
江南梁旺城入運今已久淤當開濬引積水東注從之兩江總督尹繼善以沂  
水入運爲害奏建湖口閘命夢驛與在工諸臣分任其責合疏言沂水自盧口  
傍洩淹民田阻運河當築壩堵截使不得入運母礙微山諸湖入河歸海之路  
六塘河在駱馬湖下游爲沂水疏洩要道宿遷桃源諸水自沐入運歸海並宜  
疏治宣通兼治六塘河出口使無淺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諸水自  
睢河下注洪澤湖出清口會黃入海近歲河道多淤董家溝諸地尤宜急治兼  
治洪澤湖出口清口東水二壩遵旨撤除各閘口門亦宜加寬此治睢河之概  
要也疏入上許爲頗得要領調戶部冬工竟還京師二十三年復調工部署翰  
林院掌院學士卒賜祭葬

論曰照納於盤錯而優於詞翰高宗知之審矣汝來以清節著惠華等以文學  
庸而安國博辨羣書好學深思自爲家法憲田治禮綜歷代政事學術貫串會

通體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業也夢麟早歲負清望參大政方駕遠稅惜哉

清史稿

列傳九十二

錢陳羣

子汝誠  
孫鑑

沈德潛

龔光發  
龔光裕  
龔光生

金德瑛

錢謙益  
第一子

董邦達

錢謙益  
第二子

謝墉

龔光裕  
龔光興

王昶

錢陳羣字主敬浙江嘉興人父綸光早卒母陳翼諸孤以長語在列女傳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陳羣迎駕吳江獻詩上命俟迴蹕召試以母陳病不赴六十年成進士引見上諭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編修雍正七年世宗命從史貽直杭奕祿赴陝西宣諭化導陳羣周歷諸府縣集諸生就公廨講經反覆深切有聞而流涕者使還上諭獎爲安分讀書人五遷右通政督順天學政乾隆元年以母喪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順天學政除原官陳羣以母陳夜紡授經圖奏上上爲題詞疏請增順天鄉試中額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遠國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宸其議三遷內閣學士陳羣屢有建白嘗疏請嚴治匿名

滿帖無論事鉅細非據實首告而編造歌謡詩詞匿名粘貼閭巷街衢當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請廣勸種植樹木官地令官種州郡吏種至千本以上予紀錄受代時具冊備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種至五六百本者予扁額獎賞成材後聽取用疏請偏災蠲免分數分別貧富者按例定分數蠲免貧者被災幾分卽蠲免幾分使之相等及敕諭州縣耗羨疏言康熙間州縣官額徵錢糧收耗羨一二錢不等陸隴其知嘉定縣止收四分溝如隴其亦未聞全去耗羨也議者以康熙間無耗羨非無耗羨也特無耗羨之名耳世宗出自獨斷通計外吏大小員數酌定養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領吏治肅清民亦安業特以有徵報支收之令不知者或以爲加賦皇上諭及盈廷臣請稍爲變通凡耗羨所入仍歸藩庫各官養廉及各州縣公項如舊支給其續增公用名色不能盡一多寡亦有不同應令直省督撫明察某件應動正項某件應入公用分別報銷各省州縣自酌定養廉榮悴不一其有支細者應令督撫確察量增俾稍寬裕仍飭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則旣無加賦之名并無全用耗羨辦公之事州縣各

有贏餘益知鼓勵至於施從其厚歛從其薄古之制也及此倉庾充裕民安物  
阜之時大臣悉心調劑使養廉之人不爲素餐元氣培扶帑藏盈溢然後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宋太祖能罷美餘臣固知皇上之聖不必廷臣建白如張全  
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議州縣常平倉應行諸  
事諸臣皆議歉歲減價陳羣疏言成熟之年出陳易新倉米必不及市米而民  
以米值納倉銀色當高於市易擬令石減一錢二分還食時加穀四五升以爲  
出入耗費十七年患反穀疾連疏乞解職許之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賜詩  
以寬其意陳羣進途中所作詩上爲答和時有僞爲孫嘉淦疏稿語謗上上令  
窮治陳羣自家密疏請省株連上嚴飭之而事漸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  
食俸二十五年上爲橋梓圖寄賜陳羣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潛詣  
京師祝皇太后七十壽命與香山九老會加尙書銜上諭明歲南巡諸臣今年  
已赴闕母更遠迎二十七年南巡陳羣偕德潛迎駕常州上賜詩稱爲大老三  
十年南巡復迎駕是歲陳羣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賜其子汝器舉人汝誠扈蹕

命從還省視三十一年陳羣復進其母陳畫冊有繪光題句上題詩以趙孟頫管道昇爲比三十五年上六十萬壽命德潛至嘉興勸陳羣母詣京師陳羣獻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頒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東巡陳羣迎駕平原進登岱祝釐頌是冬復詣京師祝皇太后八十萬壽命紫禁城騎馬賜人僕再與香山九老會陳羣進和詩有句云鹿馴巖畔當童扶上賞其超逸復爲圓賜之南歸以詩餽陳羣里居每歲上錄寄詩百餘篇陳羣必贊和親舊冊以進體兼行草屨蒙獎許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諭謂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恩遇備商榷者沈德潛卒後惟陳羣加太傅祀賢良祠謚文端四十四年上製懷舊詩列五詞臣中子汝誠字立之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命南書房行走四遷至侍郎歷兵刑戶諸部再典試江南上命寄諭尹繼善招陳羣遊攝山父子可相見汝誠試畢迎陳羣入試院居數日乃還三十年乞養歸四十一年父喪終授刑部侍郎仍在南書房行走四十四年卒汝誠子臻字潤齋自兵馬

司副指揮授河南鄧州知州累遷江西糧道左授山西平陽知府復累遷直隸布政使嘉慶二十一年授江西巡撫江西南昌諸府食淮鹽而與福建浙江廣東三省毗連私販侵引額臻議疏綱領糾私販尋移山東巡撫兌青沂諸府民素悍染邪教盜甚臻請就諸府增設參將以下官上皆採其議入覲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十九年卒陳羣詩純慤樸厚如其爲人廢唱既久亦頗穀御製詩體貳刑部十年慎於庶獄虛衷詳鞠高宗嘗以于定國期之汝誠繼貳刑部奉陳羣之教持法明允臻亦善治獄在平陽介休民被盜殺其母擅釤去民言姻家嘗貸釤傭或竊釤逃鄰家子左右之縣捕三人榜掠誣服他日獲盜得釤民乃言非其母物獄不能決臻微服訪得實撫山東清庶獄雪非罪二十餘人禽教訟者置於法

沈德潛字碻士江南長洲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試未入選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館日歸高宗莅視問孰爲德潛者稱以江南老名士授編修出御製詩令賡和稱旨八年卽擢中允五遷內閣學士乞假還葬命

不必開缺德潛入辭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賦詩餞之十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遷禮部侍郎是歲上諭諸臣曰沈德潛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初不因進詩而優擢也十三年德潛以齒衰病噎乞休命以原銜食俸仍在上書房行走十四年復乞歸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製詩集畢乃行諭曰朕於德潛以詩始以詩終且令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賜以人蔆賦詩寵其行德潛歸進所著歸愚集上親爲製序稱其詩伯仲高王高王者謂高啓王士禎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潛詣京師祝皇太后六十萬壽十七年正月上召賜曲宴賦雪獅與聯句又以德潛年八十賜額曰鶴性松身並寶藏佛冠服德潛歸復進西湖志纂上題三絕句代序二十二年復南巡加禮部尙書銜二十六年復詣京師祝皇太后七十萬壽進歷代聖母圖冊入朝賜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爲九老凡三班德潛爲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圖形內府德潛進所編國朝詩別裁集請序上覽其書以錢謙益爲冠因諭謙益諸人爲明朝達官而復事本朝草昧繙搆一時權宜要其

人不得爲忠孝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錢名世者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選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尙不忍名之德潛豈宜直書其名至世次前後倒置益不可枚舉命內廷翰林重爲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潛及錢陳羣迎駕常州上賜詩並稱爲大老三十年復南巡仍迎駕常州加太子太傅賜其孫維熙舉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文懿御製詩爲輓是時上命燬錢謙益詩集下兩江總督高晉令察德潛家如有謙益詩文集遵旨繳出會德潛卒高晉奏德潛家並未藏謙益詩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東臺縣民許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爲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爲法上不擇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謚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仍列德潛五詞臣末德潛少受詩法於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後列朝詩爲別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進士廷對初置第六高宗親擢第一授

修撰是歲舉博學鴻詞科德瑛以薦徵旣入翰林不更試旋命南書房行走充  
江南鄉試考官德瑛以原籍休甯辭不許再遷右庶子督江西學政任滿上特  
諭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爲儲才地庶吉士宜求學  
有根柢器量明達庶可備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敎習大臣政事甚繁但能總  
大綱舊有分敎例但由掌院選任時設時止乞令掌院於翰詹中擇品學優曠  
資俸較深者引見簡畀分敎得旨俞允復四遷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諸行省  
帝王陵寢疏言女媧氏陵寢殿塑女象旁侍嬪御民間奉爲求嗣之神實爲踐  
夔請毀象立主下部議行督山東學政十九年歲饑上發帑治賑而鄒縣諸縣  
災尤重有司格於例限不敢以請德瑛任滿還京師入對具言狀上特命展賑  
遷內閣學士二十一年遷禮部侍郎充江西鄉試考官使還經徐州時河決係  
家集微山湖暴漲入運河江南山東連壤諸州縣被水德瑛諮訪形勢入陳於  
上前上嘉德瑛誠實不欺旋命尙書劉統勳董治疏築二十三年督順天學政  
疏言八旗諸生遇歲試輒稱病謬避甚至病者多於與試者請下八旗都統考

賤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審舊例凡已經秋審者謂之舊事見入秋審新事當九卿船事科道集議時書吏宣唱名冊繁重淹滯其實商榷輕重多在新事積年緩決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撫更三法司初獄已致慎矣况三審緩決久成信讖諸囚偷生苟固幸待十年慶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聖心諸臣無與焉舊事名冊宜罷宣唱陳案既省近事得以從容往復盡心詳審九卿兼有餘晷治其本職上聽其言下大學士會刑部議請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覈通州倉儲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德瑛端平簡直無有偏黨爲上所知方爲少詹事入對上曰汝元年狀元尙作四品官耶數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見廷臣問狀且曰德瑛辛巳生長數十歲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將啓蹕猶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卽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潔成進士引見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將十年上猶惄惄如是錢載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貢生舉博學鴻詞舉經學就試皆未入選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七遷內閣學士直上書房四十一年督山東學政四十五年

命祭告陝西四川獄瀆及帝王陵寢等擢禮部侍郎充江南鄉試考官舉願問  
爲第一四書文純用排偶上以乖文體命讓處呂氏春秋堯葬穀林史記不書  
其地乾隆元年以山東巡撫岳溶奏自東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  
嘉鉉疏言當在平陽下部議駁載督學山東謁濮州堯陵自四川還道平陽得  
堯陵州東北及江南典試歸又至東平求舊時所祭堯陵參互考訂以爲在平  
陽者是史記湯武皆未著葬地蓋都於是葬於是則不書堯亦其例因疏請釐  
定下大學士九卿議駁載奏辨復議仍寢不行上諭曰經生論古反覆辨證原  
所不禁但旣陳之奏牘並經廷臣集議卽不當再執成見載斥呂不韋門下客  
浮說不韋卽不足取亦尙不可以人廢言况其門下客所著書所謂懸之國門  
不易一字豈能謂不足爲據其時去古未遠或尙有所承述乃欲在數千年後  
虛揣翻駁有是理乎載本晚達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問若遇朝廷政  
治亦似此曉曉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傳旨申飭載疏累數千言語有未明復  
爲自注時謂非章奏體上亦未深詰也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

五子世錫入翰林時侍郎英廉及載充敎習庶吉士英廉語世錫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敎其子當勉爲瓊瑩以報上恩世錫子寶甫初名昌齡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編修官至雲南布政使德瑛論詩宗黃庭堅謂當辭必已出不主故常載初與訂交晚登第乃爲門下門生詩亦宗庭堅險入橫出嶄然成一家同縣王又曾萬光泰輩相與唱酬號秀水派語互詳文苑傳載又爲陳羣族孫從陳羣母陳受畫法蒼秀高勁亦如其詩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雍正十一年命舉博學鴻詞召南以副榜貢生被薦乾隆元年廷試二等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八年御試翰詹各官擢中允遷侍讀九年以父喪去官時方校刻經史召南分撰禮記漢書考證命卽家撰進服除起原官十二年遷侍讀學士十三年復試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內閣學士命上書房行走遷禮部侍郎上於甯古塔得古鏡問召南召南辨其款識具陳原委上頗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上西苑射發十九矢皆中的顧尙書蔣溥及召南曰不可無詩召南進詩上和以賜十四

年夏召南散直隨馬觸大石顚幾裂上聞遣蒙古駕就視賜以藥語皇子宏瞻  
汝師傅病如何當頻使存問幸木蘭使賜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謝上慰勞召南  
因乞歸固請乃許及行賜紗葛各二端上南巡屢迎駕輒問病狀出御製詩命  
和上嘗詢天台雁宕兩山景物召南對未嘗游覽上問名勝在鄉里間何以不  
往召南對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懶古人登高臨深之誠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  
既而以族人周華爲書訛上逮詣京師吏議坐隱匿當流籍其家上命奪職放  
歸還其產十三四召南歸遂卒召南易直子諒文辭淳雅著水道提綱具詳源  
委脈絡歷代帝王年表舉諸史綱要並行於世陳兆峯字星齋浙江錢塘人亦  
幼慧雍正八年進士福建卽用知縣舉博學鴻詞詣京師試授內閣中書充軍  
機章京乾隆元年廷試二等授檢討十七年上御經筵以撰進講義稱旨擢左  
中允御試翰詹各官復擢侍講學士再遷順天府府尹值大水兆峯心計指畫  
撫綏安集無不得所畿輔役繁舊設官車疲敝議僉富戶應役兆峯奏罷之時  
方西征發禁旅兆峯經畫宿頓儲蓄井井有緒軍民晏然二十一年遷太常寺

卿上謁陵以同官迎駕失儀左授太僕寺少卿再遷太僕寺卿三十六年卒光  
裔精六書之學尤長經義於易書禮均有論述爲詩文澹泊清遠孫桂生字堅  
木嘉慶初自優貢生授知縣揀發湖北時教匪爲亂桂生從廣州將軍明亮擊  
賊破孝感殲魯惟志戰歸州禦齊王氏屢有功授大冶知縣再遷安陸知府九  
年遭母喪湖北巡撫章煦疏請留軍喪終除荊州知府三遷再轉爲江甯布政  
使署江蘇巡撫初彭齡劾桂生徵賦不力奪職復劾察庫帑不實上命大學士  
托津戶部尙書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庫帑無弊徵賦亦逾十之七召詣京師  
旋授甘肅布政使再轉復遷江蘇巡撫上六十萬壽獨各行省民間逋賦桂生  
疏言曠典殊施當令澤及於民請自嘉慶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詳察民間逋賦  
毋令官吏因緣爲姦二十二年漕項例至二十四年奏銷民逋請併蠲除又言  
民間逋賦有由州縣移他款代納者今既蠲逋當令見任州縣期十年償所移  
款皆議行命署蘇州織造兼領滻鹽關兼署兩江總督宣宗卽位召詣京師以  
三品京堂待闈旋命休致二十年卒桂生子憲曾進士官至詹事

董邦達字孚存浙江富陽人雍正元年選拔貢生以尙書勵廷儀薦命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三年充陝西鄉試考官疏言官卷數少以民卷補中報聞授右中允再遷侍讀學士十二年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以母憂歸逾年召詣京師命視梁詩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補原官遷侍郎歷戶工吏諸部二十七年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尙書二十九年調禮部三十一年調還工部三十二年仍調還禮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諭曰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卽還里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尋卒賜祭葬謚文恪邦達工山水蒼逸古厚論者謂三董相承爲畫家正軌目源其昌與邦達也子誥自有傳錢維城字宗盤江南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習清漢文維城習滿文散館列三等上不憚曰維城豈謂滿文不足習耶傳恒爲之解命再試滿文上謂詩有疵賦尚通順仍留修撰是歲卽遷右中允命南書房行走三遷再轉爲刑部侍郎疏請申明律例事主殺盜賊移戶有司輒置

勿論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請凡殺人律得勿論者雖移尸仍用本律殺姦之獄姦夫拒捕有司輒用門殺律定讞殺姦殺拒捕者反重於殺不拒捕者請用殺拒捕罪人律勿論下部議行三十四年命偕內閣學士富察善如貴州會湖廣總督吳達善按治威甯州知州劉標虧帑巡撫良卿前巡撫方世德等皆坐謫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爲亂復命偕吳達善及巡撫宮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爲羽翼煽旁寨出掠維城如古州督總兵程國相破烏牛佳居諸寨獲迫根維城乃自烏牛如佳居宣諭解脅從督兵破朋論大斬香要獨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調香要卒禽而殲之亂定諭議叙三十六年雲南龍陵戍卒四十去伍走既就獲大吏請悉誅之維城入對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過重且戮於獲所邊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龍陵倍其罰荷校三月足以儆衆上從之三十七年丁父憂歸以毀卒諡文敏維城工文翰畫山水幽深沈厚錢陳羣謂維城通籍後輩益工蓋得益於邦達云鄧一桂字原叟江南武進人祖忠倚順治九年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十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婦女爲姦利乾隆七年轉禮科給事中疏言刑部諸囚已結入北監未結羈南所今察視監所已未結雜收請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議諸事科道轍於部議未上之先擾越瀆陳請申飭上題其言湖南巡撫許容坐誣劾糧道謝濟世罷復命署湖北巡撫一桂與給事中陳大玠具疏論列謂容狡詐欺公僅予奪職已邀寬典今復任封疆何以訓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斯國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爲罷容十年遷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載獄具全圓鐵索鉗鍊俱有定式獄官以防範爲辭匣牀以束其身鐵鎖以直其項觀音箇以繫其手足部議禁非刑日久復辦新制令諸囚排頭仰臥橫穿長木壓其手足與匣牀無異請敕嚴禁從之四遷爲禮部侍郎同部侍郎張泰開舉一桂子志伊爲國子監學正又坐徇尚書王安國左都御史楊錫紱祀其父鄉賢履下部議二十一年左授內閣學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詣京師祝上壽加禮部侍郎銜在籍食俸三十七年歸卒於東昌道中加尚書銜一桂畫工花卉承憲格後爲專家

嘗作百花卷花題一詩進上上深賞之爲題百絕句晚被薄讐歸猶賦詩之饑云

謝墉字崑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優貢生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坐撰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碑文語失當下部議降調二十四年回部平塘擬饒歌上上命復官直上書房五遷工部侍郎督江蘇學政四十三年調禮部四十五年調吏部廣西全州知州彭曰龍坐縱革役復充奪官詣部請捐復大學士阿桂領吏部將許之墉以爲不可時有山東商河教諭侯華捐復方議駁墉援以例曰龍阿桂疑墉爲華地奏聞上命訊華力言無屬託乃用墉議不許曰龍捐復四十八年復督江蘇學政五年任滿還京師上問洪澤湖運河小勞塘奏洪澤湖漸高民間傳說昔如釜今如盤請加疏濬五十二年上以總督李世傑奏洪澤湖水注清口暢流命墉往與世傑勘湖水淺深尋奏湖水深至十丈淺亦在一丈間墉自請議處上以湖水前年較淺墉得自傳聞據以入告茲既已勘明免其議處墉兩任江蘇

學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語譏諷阿桂偶以聞上命巡撫閩鄂元訪察鄂元言  
墉初任聲名平常後任頗爲謹飭上命降授內閣學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書  
房諸臣多曠班墉七日未入直復降編修在修書處効力五十六年復命直上  
書房六十年休致尋卒墉在上書房久仁宗方典學肆習詩文高宗命墉講授  
嘉慶五年加恩舊學贈三品卿銜賜祭葬子恭銘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是  
歲授內閣中書墉以督學蒙謗然江南稱其得士尤賞江都汪中嘗字之曰予  
上容甫爵也若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書房諸臣以學行稱者又  
有金甡莊存與劉星煒甡字雨叔浙江錢塘人初以舉人授國子監學正乾隆  
七年舉禮部試第一廷試復第一授修撰三遷侍講學士二十二年直上書房  
擢詹事再遷禮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熱河從方入直遘疾遽仆大學士劉統  
勳以聞命予假甡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間乃得歸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甡  
在上書房十七年直諒誠敬所陳說必正義法言諸皇子皇孫皆愛重之甡與  
字方耕江南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四遷內閣學士二十一

年督直隸學政按試滿洲蒙古童生嚴不得傳遞羣閥御史湯世昌論劾命奪存與官上惡滿洲蒙古童生縱恣親覆試搜得懷挾文字臨鞠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殺之上怒立命誅之閨堂附和者三人發拉林種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試並以存與督試嚴密仍命留任擢禮部侍郎遭父喪服除補內閣學士仍授原官直上書房遭母喪服除補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存與廉鯁典浙江試巡撫餽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望從者以告曰冠頂貞珊瑚直千金存與使千餘里返之爲講官上御文華殿進講禮畢存與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奉書進復講盡其旨上爲留聽之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劉星煒字映榆江南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講督廣東學政疏言鵝山立縣初有廣州民一百五戶請修城入籍緣是開冒考之弊請以有廬墓田廬在縣者爲限丁母喪去服闋補原官督安徽學政請童生兼試五言六韻詩童試有詩自此始累遷侍讀學士二十九年直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  
京三遷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兩淮運鹽提引前鹽運使盧見曾坐得罪昶  
嘗客授見曾所至坐是漏言奪職雲貴總督阿桂帥師討緬甸疏請發軍前自  
効上命大學士傅恒出視師嗣以理藩院尙書溫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溫  
福移師討金川昶實從疏請叙昶勞授吏部主事既復從阿桂定兩金川再遷  
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軍中事還奏言昶治軍書有勞四十  
一年師凱還擢昶鴻臚寺卿仍充軍機章京三遷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  
使數月以憂歸起直隸按察使未上移陝西按察使在陝西凡十年值回田五  
爲亂軍興昶繕守具佐治軍需疏請清釐保甲禁民間蓄軍器遷雲南布政使  
河南伊陽民狀知縣竄匿陝西境未獲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賊詣京師覩  
見昶旣得賊入謁上自陳疲憊乞改京職上溫旨慰遣乃上官以雲南銅政事  
重撰銅政全書求調劑補救之法旋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內遷刑部侍郎  
屢命如江南湖北讞獄五十八年以老乞罷上許之方歲暮諭俟來歲春融歸

里初歸遂以春融名其堂嘉慶元年詣京師賀內禪與千叟宴四年復詣京師謁高宗梓宮十一年卒祀工詩古文辭通經讀朱子書兼及薛瑄王守仁諸家之學蒐采金石平選詩文詞著述傳於世

論曰國家全盛日文學侍從之臣雍容揄揚潤色鴻業人主以其閒暇偶與庶和一時稱盛事未有彌歲經時往復酬答君臣若師友如高宗之於陳羣德潛嗚呼懿矣當時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辭或以書畫錄其尤著者視陳羣德潛恩禮雖未逮文采要足與相映不其盛歟

清史稿

列傳九十三

曹一士

李慎修

胡定

仲永檀

柴潮生

儲麟趾

曹一士字謗廷江蘇上海人雍正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三年考選雲南道監察御史高宗卽位諭羣臣更番入對一士疏言敬讀諭旨曰百姓安則朕躬安大哉王言聞者皆感涕臣愚以爲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於慎擇督撫督撫者守令之倡顧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爲賢爲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舉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徵其實蹟則錢糧無欠開墾多方善捕盜賊果如所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職汗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誠有才以濟其惡耳夫吏之賢者悃愞無華惻怛愛人事上不爲詭隨吏民同聲謂之不煩度

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母亦輕視賢而重視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卽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摭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問乎臣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皆行罷革爲督撫者度無不承流宣化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節非自護意爲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請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所屬守令敕於保題薦舉時分列賢員能員然後條疏實事於下能員有敗行許自行檢舉賢員著劣跡則從重處分倘所舉皆能而無賢則非大吏乏正己率屬之方卽賢

者有裨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否視所舉而瞭如矣疏入上爲通諭諸督撫一  
士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禁挾仇誣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  
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  
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辟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  
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恐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  
戴名世汪景祺等聖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  
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知府游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聖祖明  
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比年  
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  
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  
甚可憫也臣愚以爲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  
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  
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

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一概掃除仰見聖明廓然大度卽古數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指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敕下直省大吏察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以俟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上亦如其議雍正間督各省開墾督撫以是爲州縣課最頗用以厲民一士疏言開墾者所以慎重曠土勸相農夫本非爲國家益賦起見也臣聞各省開墾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上司意旨並未勘實荒地若干預報畝數邀急公之名遠明知荒地不足卽責之現在熟田以符報額小民畏官俯首而從之咸曰此卽新墾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端者地低水溢卽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堅不可掘州縣悉入報墾之數民貧乏食止貪官給牛種草舍餉旦夕之口不顧地之不可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陞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歲

歎卒歲無資逃亡失業之患從此起矣然且賦額一定州縣不敢懸欠督撫不敢開除飛灑均攤諸弊又將以熟田當之是名爲開墾有墾之名無墾之實也茲二弊者緣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貽害大吏惟知慮始不暇圖終是以仁民之政反啓累民之階臣請敕下直省督撫凡開墾地畝無論已未陞科俱令州縣官覆勘內有熟田混報開墾舉首除額免其處分如實爲新墾具印結存案少有虛僞發覺從重治罪則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墾應陞科督撫選員覆勘確稱瘠薄卽與免賦倘因報墾在先必令起賦以貽民累發覺從重治罪則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乾隆元年遷工科給事中故事御史遷給事中較資俸深淺一士入臺僅六月出上特擢尋疏劾原任河東河道總督王士俊疏未下語聞於外上疑一士自洩之召對詰責下吏議當左遷仍命寬之一士復疏請復六科舊職專司封駁巡視城倉漕鹽等差皆不當與又疏論各省工程報銷諸弊請敕凡有營造開濬以所須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論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竄改獄詞請飭申禁又疏論鹽政諸弊請毋令商

人公捐禁司鹽官吏與商人交結小民肩挑背負戒母苛捕大商以便鹽船阻通行水道戒母堵截皆下部議行一士病哽噎卽以是年卒一士晚達在言官未一歲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傳誦聞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東章邱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遷主事出爲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爲刑部郎中歷十餘年治獄多所平反有侵帑獄初議以挪移從末減慎修執不可或諷以上意亦不爲動乾隆初出爲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漢黃德道以憂去服除授江南驛鹽道引見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宣言官特除江西道監察御史疏論戶部變亂錢法苛急煩碎歷舉前代利害並言錢値將騰貴窮極其弊上元夜賜諸王大臣觀煙火慎修上疏諫以爲玩物喪志上喜爲詩嘗召對間能詩否因進言皇上一日萬幾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勞聖慮上趣之載其言於詩嘗謂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對曰臣面陋而心善上爲大笑復出爲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歸卒高密李元直爲御史在其前以剛直著慎修與齊名爲山東二李

京師稱元直慤李慎修短李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雍正七年考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八閱月章數十上嘗歷詆用事諸大臣謂朝廷都僉多吁咷少有堯舜無皋夔上不憚召所論列諸大臣大學士朱軾張廷玉輩並及元直詰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無皋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元直抗論不撓上謂諸大臣曰彼言雖野心乃無他次日復召入獎其敢言會廣東貢荔枝至以數枚賜之未幾命巡視臺灣疏請增養廉絕餉遺並條上番民利病數十事臺灣居海外巡視御史至每自視如客事一聽於道府元直悉反所爲時下所屬間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撫劾其侵官遂鐫級去家居二十餘年卒世宗嘗曰元直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又嘗諭諸大臣曰甚矣才之難得元直豈非真任事人乃剛氣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輒泣下初在翰林與孫嘉治謝濟世陳法交以古義相勗時稱四君子及嘉治總督湖廣治濟世獄徇巡撫許容意爲時論所不直元直遂與疏焉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自檢討官至直隸大名道講學宗朱子

著明辨錄辨陞王之失莅政以教養爲先手治文告辭意懇摯既久人猶謠之  
胡定字登賢廣東保昌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乾隆五年考選  
陝西道監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下湖廣總督孫嘉淦按  
治將坐濟世罪八年二月定疏陳容陷濟世嘉淦袒容狀錄湖南民揭帖謂布  
政使張璽按察使王玠長沙知府張琳衡州通判方國寶善化知縣樊德貽承  
容指朋謀傾陷並述京師民謠目容爲媼謂其妬賢嫉能如婦人之陰毒疏入  
上命戶部侍郎阿里袞如湖南會嘉淦覆勘並令定從往會湖南岳常道倉德  
密揭都察院發璽請託私改文牘狀阿里袞至湖南雪濟世枉上奪嘉淦容等  
職謠謂定爲言官言事不實自有應得之罪謠今旣實矣若止爲濟世白冤抑  
其事尙小因此察出督撫等扶私誣陷徇隱扶同使人知所儆戒此則有裨  
於政治爲益良多至諸行省督撫舉劾必悉秉公心方爲不負委任若以愛憎  
爲舉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豈不抱媿大廷負慚夙夜諸督撫當深自儆省以  
嘉淦容爲戒定於是負敢言名轉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求居民善惡著稱者

皆榜姓名於衙民有訟者卽時傳訊判結西山臥佛寺被竊同官誤以僧自盜奏定廉得貞盜僧得雪旋以母老乞歸養服除復授福建道御史疏論內務府郎中某廩民爲私利按治事不實奪職下刑部久之諫定罷歸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駕杭州復原銜卒年七十九著有雙柏齋文集

仲永櫛字襄西山東濟寧人乾隆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五年考選陝西道監察御史疏請酌減上元燈火聲樂略言人君一日萬幾一有暇逸之心卽啟怠荒之漸每歲上元前後燈火聲樂日有進御願酌量裁減豫養清明之體上降旨謂書云不役耳目詩云好樂無荒古聖賢垂訓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歲時謹賞慶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獻歲外藩蒙古朝覲有不可缺之典禮朕踵舊制而行之未嘗有所增益至於國家政事朕仍如常綜理並未略有稽遲永櫛胸有所見直陳無隱是其可嘉處朕亦知之京師民愈君弼者爲工部礮匠富無子旣死其戚許秉義謀爭產內閣學士許王猷與同族屬招九卿會其喪示聲氣且首君弼有藏蹤步軍統領鄂善以聞詔嚴勦秉義論罪如

律並奪王猷職旨戒飭九卿六年永懷奏風聞鄂善受俞氏賄萬金禮部侍郎吳家騏赴弔得其資又聞赴弔不僅九卿大學士張廷玉以東往徐本趙國麟俱親會詹事陳浩爲奔走謹據實密奏備訪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間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爲宣洩者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懷妄言命怡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按治摘永懷奏宣洩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謂權要私通左右此時無可私通之左右亦無能私通左右之權要詰何所見命直陳鄂善僕及居間納賄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賄和親王等以聞上召和親王鄂爾泰訥親來保同鄂善入見上溫諭導其言鄂善乃承德白金千上諭鄂善曰汝罪於律當絞汝嘗爲大臣不忍棄諸市然汝亦何顏復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處既又下和親王等會大學士張廷玉福敏徐本尙書海望侍郎舒赫德詳議如上諭乃命訥親來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嘗受賄上因怒責鄂善欺罔奪職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會鞫論絞上仍令賜死家騏浩並奪職永懷答上詢宣洩留中

事舉吳士功密劾史貽直以對和親王等諮詢大學士趙國麟等赴俞氏會喪雖無其事然語有所自來上乃獎永檀擒奸發伏直陳無隱擢僉都御史國麟獨奏辨言永檀風聞言事以蒙恩坐論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細人之醜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漸數有往復當保其終明季言路與政府各分門戶互相擠排綱紀寢以大壞在今日權無旁撓言無偏聽甯爲未然之慮不弛將至之防乞特降諭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爲獎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後凡詆斥大臣按之無實者別有處分則功過不相掩而賞罰無偏曲如以臣言過懇乞賜罷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詔謂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長惡惡欲短之意大學士所云老成遠慮朕甚嘉納其入閣視事毋違朕意而國麟求去益力給事中廣秉純効國麟謂上詢國麟嘗會俞氏喪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祿寺卿劉藩長語無狀上召藩長令鄂爾泰張廷玉徐本訥親來保按其事因謂藩長市井小人國麟與論姻又嘗奏薦事非是遣鄂爾泰等諭意令請退居數日國麟疏不至乃特詔左遷留京師待闈秉純詰過當藩長刺探何緣被讒不謹皆奪職又擢

永檀副都御史貴州甕安民羅尙珍詣都察院訴家居原任四川巡撫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貴州會總督張廣泗按治士俊論罪如律河南巡撫雅爾圖劾永檀自貴州還京師道南陽縱其僕撻村民下部議罰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會巡撫周學健治罪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學士鄂爾泰子鄂容安上命奪職下內務府慎刑司令莊親王履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來保哈達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謀既奏後照會王大臣等用洩漏機密事務律論罪上責其結黨營私用律不合令會三法司覆讞王大臣等因請刑訊並奪大學士鄂爾泰職逮問上謂鄂爾泰受遺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議示薄罰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訊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師門有所諭効無不豫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異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無可逭但較永檀當末減命定擬具奏奏未上永檀卒於獄鄂容安論戍上寬

之語在鄂容安傳

柴潮生字禹門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舉人授內閣中書充軍處章京累遷工

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選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歲旱上降詔求言潮生疏言君咨  
臣倣治世之休風益謙躬益檢身之至理臣伏讀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  
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此誠我皇上虛懷若谷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今  
歲入春以來近京雨澤未經濡足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惟是天時雨暘難以窺  
測而人事修省不妨過爲責難修省於事爲者一動一言純雜易見修省於隱  
微者不聞不見朕兆難窺君心爲萬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託命  
焉皇上萬幾餘暇豈無幽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  
之機或乘於不及覺遂致潛滋暗長而莫可遏則俄頃間之出入卽爲皇功疏  
密所關伏乞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朝夕愈加勤勉  
豈特隨時修省致咸召之休徵已哉八年天津河間二府大旱九年潮生復疏  
言河間天津二府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分水之  
支河十有一瀨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澗水  
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水道至多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旱歲不能全

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卽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支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  
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携妻流離道路哉水利之廢卽此可知矣甘霖一日不足  
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爲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大臣經理畿  
輔水利俾以濟饑民消旱潦且轉貧乏之區爲富饒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  
莫以易此臣考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狐奴今昌平也北  
齊裴延鷹爲幽州刺史修古晉亢坡溉田萬餘畝督亢今涿州也宋何承矩爲  
河北制置使於雄鄭新州興堰六百里灌田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捐俸開二  
千畝畝收四五石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塘濱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  
址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錢二百開成  
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總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  
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茲縣亦有富戶自  
行鑿井旱歲能收其利霸州知州朱一蜚勸民開井二十餘口民頗賴之證之  
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齎帑金數十萬兩往河

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分撥還卽將現在受賑饑民及外來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就工給值酌予口糧甯厚無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及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如例給賑其疏浚之處有可耕種卽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別簡大臣齋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次第舉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土性沙鹹水入卽滲挖掘民地易起怨聲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臣按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玉田豐潤稻稻油油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浚則用官資可

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鹽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偏地皆  
沙鹽乎且即使沙鹽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沖溢者不猶愈於已乎此不疑  
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捐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墾今使  
十畝之地捐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較十畝皆薄入孰利况捐者又予撥還  
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屢行屢罷此亦有由貞明所言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  
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動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開未嘗言水田不可行  
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  
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當日効力差員  
不無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  
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  
復鑿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此不  
疑者四也至水利既興招募農師造作水器逐年作何經理俾水無湮塞應聽

在事大臣詳加籌畫皇上視民如子凡有賑恤千萬帑金亦無屯惜卽如開通京師溝道佔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況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賈財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屢壓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輔有資臣訪問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取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兩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直隸近年以來閨雨者屢矣但使水土均調自可兩陽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張伯行亦主此論陸瀘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大至獨靈壽有宣導歲竟有

秋貨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謂隱寓之河防今生齒日繁民食漸  
細臣愚以爲盛興西北之水田開東南之荒地則米價自然平減但事體至大  
請先以直隸爲端行之有效次第舉行樂利萬年庶其在此十年疏陳理財三  
策言治天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日屢寢  
衷而量入爲出似尙未籌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獨徵平  
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  
下之小故也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  
萬就今日計之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  
明國家之閒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臣等荷  
恩備官臺省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  
田以養閒散二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欵項以充公費三  
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丁口蕃昌視順治  
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艱難視康熙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已局

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聞奉天沿邊諸地水泉肥美請遣幹略大臣分道經理視可屯之處發帑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其次丁餘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所耕之田卽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更不陞科惟令農隙操演數年之後皆成勁卒逐年發往軍臺之人令其分地捐貲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漢軍八旗已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給三年俸餉無居官者給六年俸餉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節省無窮卽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都統以下<sup>京</sup>以上各官改補綠旗提領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間法制寬裕州縣於地丁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釐剔自耗羨歸公一切弊端悉滌而清之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

清 · 朝 · 程 · 五 · 千 · 九 · 百 · 一 · 一

上司亦不敢強賣且能者則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間循吏多貪結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耗羨歸公輸納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內部地丁公費除官吏養廉無餘剩官吏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修脯工資及事上接下之應酬與馬蔬薪之繁費亦無餘剩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爲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捐監一項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餉動用正項餘若災傷當拯恤孤貧當養贍河渠水利當興修貧民開墾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當修治採買倉穀價值不數皆於此動給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而通融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

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  
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饑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  
如此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旣行則度支有定經費有資當今要務無急  
於此者伏乞皇上深留睿慮敕公忠有識大臣詳議施行尋遷兵科給事中巡  
視北城乞歸侍母孝養廩至貧以醫自給久之卒

儲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諸經講義援  
據儒先責難陳善辭旨醇美十四年考選貴州道監察御史編修朱荃與大學  
士張廷玉有連署四川學政母死發喪緩麟趾疏劾語不避廷玉高宗以是知  
其伉直嘗大旱麟趾應詔上疏略言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寒燠無時不  
得其平而氣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  
道之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偏  
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於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極盛也漢  
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詳書災異

也皇上至聖極明豈復有織芥之事足以召祲而致灾者但愚臣蠡測管窺以爲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卽如擢一官點一差往往出人意表爲擬議所不及此則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當不必徒使天下驚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事邪正又誰能欺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爲旱獨陰爲水君陽臣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不聞出其謀畫上贊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國之大臣時賜召對清宴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

消災旱矣麟趾累遷太僕寺卿移宗人府府丞引疾歸家居十餘年卒年八

十二

論曰諫臣之益人國最上匡君德次則綱繆軍國洞百年之利害若夫擊邪  
惡獄獄不避權要固亦有不易言者高宗嗣服虛己納諫一士慎修潮生所論理財三策尤闊遠惜不能用也定勳許  
其所獻替台陳善責難之諭潮生所論理財三策尤闊遠惜不能用也定勳許  
容永檀彌鄧善皆能舉其職者永檀乃以漏言敗異哉